

评西方 经济学者的 若干理论 观点

仇启华 主编

求 实 出 版 社

评西方经济学者的 若干理论观点

仇启华 主编

求 实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崔宪涛

**评西方经济学家的
若干理论观点**

仇启华 主编

求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5.875印张 141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ISBN 7-80033-014-1/F·3

书号：4231·347 定价：1.15元

出版《教研参考》的说明

为了促进党校的教学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我们计划选择一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著作、译作、论文、资料，作为教研参考用书，陆续出版，供各级党校参考。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在选编工作中，难免会有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求实出版社

编 者 的 话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论》有一个副标题，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身说明了《资本论》的批判性和战斗性。不仅《资本论》三卷中贯串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而且马克思还撰写了《剩余价值理论》，专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探讨和批判。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著作中，对关于帝国主义的形形色色错误理论，特别是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进行了批判。正象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断发展的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不断地对它们进行新的批判性的研究，进行新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往往直接反对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基本理论观点，而且有些学者往往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借机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新的攻击，并且炮制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种种“理论”。对于这种攻击，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不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而必须予以回击，即进行反批判。但是，这种反批判必须是实事求是的，有充分说服力的。为此，仅仅复述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所已经阐明了的基本原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深入研究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

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完成的。现在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本论文集就是在这方面作的一种尝试。

这本论文集的第一篇到第四篇针对西方学者对劳动价值论、货币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攻击进行了反批判。第五篇到第九篇在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有关的问题上对西方学者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最后一篇批判了在西方甚为流行的“两种社会经济制度溶合论”，又名“趋同论”。这些论文虽然并没有包括一切有关问题，但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涉及了主要的方面。

这些论文，除少数外，都是约请作者们为本论文集专门撰写的。作者除个别同志外都是中央党校的教师。

本论文集的观点如有不当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仇启华

1986年10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现实	朱邦宁 (1)
黄金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 作用	仇启华 师玉兴 (15)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过时了吗?	仇启华 (29)
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的攻击	钱忠铠 (43)
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金融资本 消失论”	王大潮 (58)
对所谓“福利国家”论的批判	王大潮 (82)
帝国主义具有“进步”性吗?	吴 健 张伯里 (107)
南北关系中的利益观	张伯里 (129)
论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质	张伯里 (151)
驳“两种社会经济制度融合论”	仇启华 (169)

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现实

——简评对马克思价值学说的某些批评

朱 邦 宁

作为马克思整个经济理论体系基础的劳动价值学说，其诞生如果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算起，至今已100多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推倒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大厦，都首先对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攻击，以图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整个体系。19世纪的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直言不讳地说过：“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①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以庞巴维克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对劳动价值论的攻击方面，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对马克思价值学说的攻击持续不断，出现了各种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总括起来，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庞巴维克式的攻击。这一类攻击者承认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体系必须以某种价值学说为基础，但他们却指责马克思选取了一个站不住脚的价值学说，从而马克思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也随之崩溃了。这一类观点的持有者是赤裸裸地从边际效用价值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53页。

论出发来攻击劳动价值论的。

第二类观点也认为经济理论需要某种价值学说，并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站不住脚的。但这类观点的持有者不同意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完全崩溃的见解，他们认为，当劳动价值论被边际效用价值论所代替或与之调和一致时，马克思的一些基本原理还是不错的。

第三类观点则认为，价值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不必要的、无用的，这类观点的持有者力图证明，这一学说只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无用的赘疣。

在这里，笔者打算仅就上述第三类观点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因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间，持这类见解的较为多见。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就曾说，马克思的价值定义只不过是一种“教条式的说法”，他用价值概念来表示的一切重要思想，都能够撇开这个概念更好地表示出来，因此，价值概念只不过起着魔法的作用。^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认为，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取决于劳动价值论，”^②他认为，劳动价值理论只适用于“历史萌芽时的伊甸乐园”，这一理论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无用，对社会主义经济也是有害的，他曾十分明确地断言：“应该指出：以它的简单的形式而论，即使在一个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也会导致不正确的和没有效率的劳动和非劳动资源的使用。”^③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要否定价值的存在，从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呢？其主要原因有如前述，就是劳动价值理论在马克

① 参见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②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317页。

③ 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册，第364页，对于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本文不拟讨论。

思经济学说中占有根本性的位置。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的人类劳动。一切商品都是劳动产品，商品中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在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中表现出来。因此，只有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才能阐明商品之间的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等量关系，阐明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特点，从而才能阐明资本家是如何对雇佣劳动者进行剥削和获得剩余价值的。所以，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赖以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从而创立剩余价值论、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根本依据。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的剩余价值论明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性，以其严密的逻辑得出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结论。

然而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它们的所有者分别是地主、工人、资本家和经理人员，他们各自的收入则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土地和劳动是根本的要素，但这些要素要和资本相结合，采取间接的形式才能被利用。只有资本，只有将这些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企业的要素才是真正生产的，也就是说，只有资本家和企业家才是生产的原动力。他们认为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是“一小群拥有‘资本’的单位或幸运的资本家，现在可以收取一笔剩余——一笔利润、利息率或如马克思所说——一笔剩余价值。”^①这样，他们就否定了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事实。他们不愿也不敢承认，不劳动的资本家阶级依靠私有财产制度获得了剥削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权利，作为资本家代理人的经理阶层，其工作的唯一目的是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他们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也不外是加强对雇佣工人的剥削。

^①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319页。

显然，劳动价值学说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科学工具。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社会分工关系不直接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是作为商品交换的物的关系表现出来，因此，必须分析商品生产社会里劳动的特殊性，商品交换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劳动价值概念可以用来分析某一特定所有制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关系，它向我们指出了一条进行经济分析的正确的途径，即经济过程应从商品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着手分析。因此，它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概念。

由此可见，所谓价值学说完全不必要的论点是错误的。只有运用劳动价值学说，我们才能把握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

或者有人会说，西方经济学家不用价值概念，也推导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剥削的事实，这如何解释呢？不错，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萨缪尔森，曾提出过“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他们宣称可以不需要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和推导就能得出“剥削”存在的论断。实际上，这种“剥削论”并非科学意义上的，而只是早就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关于剥削来自流通过程或来自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论调的翻版。而马克思所论述的剥削是科学意义上的剥削，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了货币的本质以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分析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以及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差别，接着，马克思分析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在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的实质，从而合乎逻辑地得出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结论。因此，马克思始终认为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现象，而不是流通过程中不等价交换的结果或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结果。从实质上看，上述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关于不需要劳动价值论也能推导出剥削存在的论调，其目的在于否定剥削现象根源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似乎只要对利润率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使雇佣工人的工资有所上升，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比率就会变得比较“公平”，于是“剥削”也就逐步趋于消失。这样，他们似乎就“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貌似公允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强烈的阶级倾向性。

二

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相比，生产力已处于一个崭新的发展水平上，因此，劳动价值理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机器人，甚至出现了现代工业的“无人车间”、“无人工厂”，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问题。机器人能否创造价值，是在现代自动化生产条件下资产阶级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的一个挑战性题目。他们还认为，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技术比较落后，工人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大，剥削是存在的。但是，在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每周一般只工作五天，每天的劳动也只有几个小时，因此工人劳动量已大为减少，然而工资水平却比过去有相当大的提高，所以资本家的利润（剩余价值）的来源已不是工人劳动，而是现代科学、现代设备和现代管理。

现代的“无人车间”、“无人工厂”的产生，在表面上使得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来源与工人的劳动不再发生联系，由于劳动和价值的联系，从而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的联系好象都已不复存在，这样，似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失去了依据而不能成立，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的剩余价值论也就显示出其历史的局限性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一问题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责难，

其目的也同样是很清楚的，即否定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从而达到证明资本主义已变成人民性、民主性的资本主义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这一挑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科学地说明这一问题。

所谓“无人车间”、“无人工厂”是伴随着激光、机器人、电子计算机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在美国、西欧、日本都存在这类工厂。例如，据资料介绍，1974年在日本通产省主持下，建成了一座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无人化工厂”，该厂生产的机械产品有50个品种，每天24小时进行生产，其生产能力相当于每天工作8小时的四百台机床，在直接加工车间的现场作业中已经实现了无人生产。该厂拥有自动加工机床70台，自动检验机10台，搬运机器人29台，维修机器人15台，自动仓库3座，废物自动处理系统一套，生产设备自动控制计算机130台，其他辅助自控计算机36台。全厂的控制体系分为四级，在控制中心只有一人监督全厂各车间生产情况。可见，这种由自动化流水线装配起来的现代生产工艺，其生产过程一般由电脑和机器人直接控制和操纵，在加工现场确已基本不需要技术人员和工人直接参加，自动传送装置首先可以按计算机指令把原材料直接从储备库运至生产现场，自动化流水线把原材料按工序加工成成品，成品再由自动传送带运至成品库由自动打包机包装待售。这样，新产品通过电脑支配下的机器人生产出来了，并且在市场上给资本家带来了超额利润，造成了由于工人脱离了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价值、利润来源于机器的假象，似乎劳动已不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但是，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可以解释这类现象，想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劳动价值论，同样是徒劳的。

现代工业中的机器人，就其本质来说同样是机器，只是它是发展程度更高，从而更为完美的机器，它具有电脑这一自动控制

和调节装置部分。机器人如同其他机器设备一样是作为生产中的劳动手段而存在的，只是起着把劳动者的劳动，或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一种媒介物的作用，即使是再先进的机器人也只能起到这一作用。由于机器人本身并不提供任何劳动，所以也就不会创造价值。说机器人创造价值，如同说机器会创造价值一样是错误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就曾经预见过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出现，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这个机器体系在细节方面还可以不断地改进。”^① 马克思认为，即使是这样的自动机器，它也只能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② 机器人本身的价值只代表着过去的劳动，即物化劳动或旧价值，这价值只能在生产过程中保存和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诚然，机器人有更高的生产率，但这只是说它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并不是说它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③

因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机器人、“无人工厂”的出现并没有给劳动价值论带来危机，而只是人类的劳动形式有了变化而已。我们知道，任何工厂的产品都是在人们头脑里初步构思，然后再经过具体的设计阶段并进行实验、试制，最后才能在性能、结构、造型、工艺过程上定型。产品定型后，还要通过人把新产品的生产工艺输送给自动化的机器体系，在直接生产加工过程中把新产品生产出来。在这整个过程中，都会耗费大量的人类劳动，其中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以，由“无人工厂”中的机器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仍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凝结着“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8页。

② 同上书，第424页。

③ 同上书，第60页。

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①其中包含的新价值也仍是一般人类劳动的结晶。因此，问题很清楚，在现代条件下，价值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中断。

在科技发达的现代，劳动仍然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现代劳动的特点却较马克思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劳动逐步转化为间接劳动，间接劳动的作用和比重越来越大，这在使用机器人的“无人车间”“无人工厂”体现得尤为突出，在那里，间接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了直接劳动，在生产现场，一般情况下已不需要直接劳动。与此相适应，在现代，以体力为主的劳动已逐步转化为以脑力为主的劳动，脑力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并越来越占有主导性的地位，从而使“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马克思从来都是把人类劳动的一般支出即抽象劳动看成是既要花费体力，又要花费脑力的一种劳动支出，即“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②再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在个体的劳动过程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以后，社会产品就成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③“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④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现代情况下，脑力劳动者日益占据“总体工人”的显要位置，而体力劳动者如果完全脱离脑力劳动的支配和协作，就将失去创造价值产品的可能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③ 同上书，第556页。

④ 同上。

在生产现场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数量的减少并没有减少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也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这一现象只能说明，工人的劳动将从笨重的、肮脏的简单劳动上升为较高级的复杂劳动。由于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所以在“无人工厂”中创造的新价值和剩余价值就比过去更多，从而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也相对地更加重了。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借助于科学技术人员的力量，依靠新的生产手段攫取了更多的利润。我们可以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相对减少的情况下，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成了资本家不断扩大的雇佣劳动者队伍。这一点也被某些西方人士所承认，例如，70年代中期由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选定的一个专门工作组所编写的一个题为《美国的工作》的报告中认为，在今天，典型的美国工人是所谓白领职工而不是装配线工人，“今天的办公室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厂，就越来越多的工作来说，除了工人衣领颜色不同之外，它们之间简直没有什么区别，计算机键控操作和文书处理系统跟汽车装配线差不多是完全一样的。”^①

三

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无人工厂”仍是少数，在多数情况下，工厂的直接生产过程仍是由工人操作的。但是，这与过去的情况毕竟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在过去，劳动是以技能为基础，而现在，劳动则是以科学为基础，这又与严格的分工和再分工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创造了比过去年代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为资本家赚得了更多的利润。

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导致某些笨重的体力劳动趋于减少，但

^① 转引自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

是，另一方面，在这些劳动耗费不断减少的同时，也必然会使那些与科学性技术性的脑力劳动相适应的体力劳动增加。事实上，由于分工的高度细化，将劳动过程划分给各个操作工人去进行，这些操作工人所需受的训练和具备的能力，都比过去那种熟练工人要低得多。劳动过程本身比过去更复杂了，然而工人的能力却并不随着劳动过程而一起提高，而是降低到劳动过程的水平以下。他们需要知道和理解的比过去单独干活的工人不是更多了，而是少得多。例如，在出现了数控系统以后，一般说来，金属切削过程实际上已经自动化，进行切削时，工人无需靠近机器去进行控制。这样，从事金属切削的熟练机工就由三种操作人员代替了：首先是各部件的程序设计员，他们的工作是把工程图上的各项规格看清楚并记录到设计图纸上。过去的机工也要做相似的工作，但是各部件的程序设计员并不需要知道机工所知道的其他一切，即并不需要懂得在机床上如何进行具体的金属切削。把工程图上的规格变成设计图表，就数字控制的大部分设备而言，只需具备看懂蓝图的知识，加上基本的演算知识，再加上使用机器性能的标准数据的知识。第二种工作是把设计图表变为机器可读的形式——通常是用简单的编码机制成穿孔纸带。这类工作的操作者只要几天就可以学会自己的工作，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能发挥出最佳效率。最后是操纵数控设备的工人，过去的熟练机工应该做的大部分决定和判断以及相应地应该具备的知识对他来说都不再需要，程序带已帮他处理了这些问题。当然，这些工人必须了解他的设备，他必须受过应有的训练，懂得如何进行几种相当简易的、规定好了的例行工作，但他并不需要具备熟练机工的技能，因为数控带上有相当于这些技能的信息。

与此同时，在非生产现场，出现了负责处理数据的专门的办公室雇员，“思考和计划的职责，集中在办公室内越来越少的一些人身上；对于办公室的大量人员来说，办公室象工场一样，也是